

说是一个真正的危机，所谓危机并非都意味着灾难的到来，所谓危机，既指危机，即无端之意，也有很复杂的含义，它一方面指不稳定的，一方面又指现代的，它一方面指人们的生存，一方面指人们的生活，它一方面指人们的行为，一方面指人们的精神，它一方面指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指人们的意志，它一方面指人们的力量，一方面指人们的能力，它一方面指人们的时间，一方面指人们的空间。

PRISONER'S DILEMMA AND OTHER ESSAYS

走出 囚徒困境

郑也夫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走出囚徒困境

郑也夫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出囚徒困境/郑也夫著—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5. 9

ISBN 7-80091-608-1

I. 走… II. 郑…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13514 号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3017788-225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12 字数 330 千字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册

ISBN 7-80091-608-1/I·80

定 价: 18.00 元

DM71/05

邾邾乎文哉，吾从周。

——《论语》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

——《孟子》

序

老友也夫请我为他的这部杂文集写序，说是记得十五年前我们同窗时，我就说过，若条件许可宁做杂文家不做学问家，“有同好焉”。我先是惶恐：因为自己慵懶，既未做成学问家又未做成杂文家；后又想写：因为企图沾光，借机说几句自己想说的话。于是向也夫申明写序的条件：自说自话，绝不“吹捧”！

然而，提笔之前翻阅了集子内几篇文章，我却因颇有感触而忍不住要“吹捧”两句了：也夫写成了一本《知识分子与中国》却未能出版，又编完了一套十几本“知识分子丛书”亦未能面世，这当然令人遗憾，——因为这不独是他的损失，也是读者的损失；但是，这一卷文集在手，实在可算是一个补偿（尽管我盼望他的书都能问世），不单是对他的补偿，也是对读者的补偿（我甚至觉得是读者的一大收获）——因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与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而且我相信，比起一套学究气的丛书来，这里的许多文章象清晨的闹钟，象戍楼的烽火，象忠臣的谏议，象挚友的夜谈……，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

中国的“知识分子”似乎很多，但“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实在很少。我说的“真正的知识分子”，不是指受过“高等教育”者，不是指从事“脑力劳动”者，甚至不是指“教授”、“专家”、“学者”等等，而是指在社会问题或公众问题或人类的问题上，能够依据理性良知，不计利害得失，独立思考，洞彻事理的人。真正知识分子的“知”和“识”，是不止于专门学问的“智慧”和睿“识”，真正 intellectuals 的 intellect，是不止于工具理性的

价值理性。这里关键，是作为社会良知秉公直言。便如一个经济学家或一个政治学家在考虑某项经济对策或政治规划时，若竟以自身或与自身相关集团的利益为基础，不论他的思路是如何合乎逻辑，如何有根有据，他就至少暂时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甚至暂时不是真正的学者了。

我所说的“活生生的”知识分子，当然不是指“身体健康”，不是指“性情活泼”，甚至不是指“兴趣广泛”（尽管读者看得出来也夫的兴趣是何等的广泛），而是指在社会问题或公众问题或人类的问题上，能够作为社会良知，在独立思考和洞彻事理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不慵懒，不畏惧，积极地、活跃地向社会表达出自己的见解、批评和建议。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仅要有“智”和“识”，而且还要有“仁”和“勇”，这样的 intellectuals 不仅仅要有 intellect，而且还要有 faith 和 courage。这样，作为“智者”，他才是活生生的而不是死沉沉的，他才是活跃的而不是死板的，他才是“知识人”而不是“机器人”，他才是有情的学人而不是无情的电脑。从本书的许多篇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忧国忧民的灵魂，一种急公好义的气魄。在这个失魂落魄的时代，一国之魂，不是要靠千千万万这样的灵魂，才能凝结而成吗？

谈“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我就可以讲出前面所谓“几句自己想说的话”来了。这样的中国，当然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中国，自有其优劣利弊、自有其喜怒哀乐的中国。这个中国，绝不是用一大堆古籍所能代表的，更不是用一连串幻想所能描绘的。已死的过去和虚幻的未来，都不能作为我们的根基。我们只能站在动荡而又实在的“现在”之堤上，来建设自己的生活。然而我们看到，一方面，充斥于影视屏幕的帝王将相的争权夺利和阴谋诡计，会使年轻一代误以为，这就是要去发扬光大的过去；而塞满了通俗出版物的手枪大腿和洋楼汽车，又使年轻一代误以为，这就是要去奋斗争取的“未来”！另一方面，一大批专家学者，或

所谓知识分子，却或者执著于“过去时”，或者执著于“将来时”，或者盛赞“前现代”，或者夸耀“后现代”；而对那些天天发生在眼前的“现在时”、“现在进行时”，对那些迫在眉睫关系重大的现实问题，反而闭目塞听，或者“沉默是金”！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不深感，在这里直面“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者，必是“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脚踏这块实在而动荡的大地，勇敢而睿智地提出批评和建议者，才是懂得了“历史都是当代史”的人，才是懂得了“前现代”、“后现代”都离不开现代的人。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去干预现代，才会去创造历史；而立足现在，才能永恒，勇于创造，才能永恒。

还有几句“自己想说的话”，也是可以结合前面的“吹捧”来讲的。“闹钟”、“烽火”之类比喻，也可以说是言其文之杂。有些学者很不以写杂文为然，认为那不是学问。姑不论人不能只做学者，只做学问，要做好学者先要做好人，要做好学问先要关心人；也不论杂文里不单有学问，而且有很多学问（这文集里的文章即大有学问）。我想起的是自己二十年前对朋友说的话：“如果你发现住房有危险，你应该先跑出去，另找住房或另造住房呢，还是先翻箱倒柜找出古旧的设计图，细细研究这房子是否与图相符呢？”杂文家是叫人去做前者，而某些学问家是叫人去做后者。我又想起自己有一次去开一个中西文化研讨会，半路上看到一大群农民工横穿马路的景象，顿时痛感我们这类“文化研讨”之无聊，以及也夫之类“社会杂文”之必需！我还想起近来时时深有感触的事：每当我开会时放了“炮”之后，就有人好心地劝我少说为佳，又有人真心地赞其一针见血。我自忖所说的道理并不复杂深刻，不过是寻常事中的寻常理而已，为什么竟有如此反应？自省一番之后的结论是：中国好多事情虽然重大，其中的道理并不复杂，之所以办起来很难，只因为说出这点道理的机会太少，许多平时不及去想但一听就会明白的人呢，正因为听的机会太少也就

很少去想。因此我觉得，中国人现在最需要的是高深的学术，而是清明的常识，不是学问，而是杂文。这里的原因很简单：道理并不复杂深奥的问题成堆成山，只因为很少引起思考所以很少采取行动。对于沉睡而充耳不闻的人，闹钟需要一响再响；对于麻痹而熟视无睹的人，烽火需要一燃再燃；面对难题时，谏议是应该倾听思索的；心存狐疑时，夜谈是可以平心静气的……

当然，我并不想贬低学术，因为我也爱学术，更知道学术对历史文化的重大作用，因为我自己也搞学术，至少是以学者为职业的。我只是想为被很多学者轻视的杂文辩护，特别是为也夫这一类有学术为基础的“社会性杂文”辩护。事实上，这类杂文在扩大着学术的影响，延伸着学术的功能，是那一类卿卿我我、风花雪月、猫啊狗啊、琴棋书画的杂文或散文所不能比拟的。我姑且把后者称为“个人性杂文”，或者叫狭义的散文或小品文。确实，人的生活有许多方面许多事情，多得愉快也多得烦人，愉快时我们称之为丰富，烦人时我们称之为繁杂。也许，狭义的散文多写愉快的事，即使是不愉快的事也写出了其中的情意，让人因依恋而生出一种美感？社会性杂文则多写烦人的事，即使是不烦人的事也写出了其中的毛病，叫人因不满而产生一种动力？然而事实上社会性与个人性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因为正如蒂里希（P. Tillich）所说，只有充分的参与，才有充分的个体，反之亦然——不论用何种方式，个人越参与社会的生活，就越显示出个人独特的性质和价值，社会越吸纳不同的个人，就越显示出社会巨大的丰富和繁多。所以，正如上乘的个人性杂文应显示出社会性，上乘的社会性杂文也应显示出个人性。这本集子里的杂文，主要是社会性的，但无不表现出作者个人独到的角度与方法；也有些个人性的，但无不透露出作者对社会的关怀与参与。

我与也夫相识十六年，除了三年同窗之外，见面不过十数次，同桌不过一两次，不敢称“君子交”，但确是“淡如水”。见面时

多只及说三两句话，更少谈及个人话题。偶尔读到他的文章，如《轿车文明批判》之类，只能赞赏他思路之清明（尽管我并不处处赞成他）。而今得读他的文集，见到他竟与我喜爱同一些歌曲（见《忧郁结成金石之声》），似乎又从一个侧面认识了这位老友。

当然，对读者来说更有意义的还是，从这本书，不仅可以感受到一位“活生生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对于“活生生的真实的中国”的关切，而且可以了解到一位关心社会的社会学者，对于读者也关心的诸多社会问题的思考。

何光沪

一九九五年七月十日

北京轩天斋

目 录

巨变的半个世纪	(1)
2000 年的中国	(7)
寻找均衡	(15)
和平之门	(19)
学运·少年·孔家店	(27)
强化·弱化·多元化	(34)
民主与知识分子	(36)
法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	(38)
反传统之反省	(42)
国人的现代化情结	(47)
文化·市场·改革	(55)
历史不作选择	(65)
费边精神永存	(67)
轿车文明批判	(69)
轿车文明再批判	(81)
消费主义批判	(93)
“假冒”的社会学思考	(103)
腐败的正负功能	(112)

腐败与社会生态学·····	(120)
社会分配问题十谈·····	(126)
信息管理——自由经济的出路·····	(134)
为争论辩护·····	(137)
讨论的人类学意义·····	(142)
破与立·····	(152)
己所欲，可否施于人·····	(160)
辩论赛的社会功能·····	(167)
撑起智力生活的空间·····	(170)
竞争·耐看·内涵·····	(172)
南风北上现象·····	(173)
公款吃不出美食家·····	(175)
商标与人名·····	(176)
茅台与二锅头·····	(177)
班爷，迟到的分饼人·····	(179)
一分钱纸币的背后·····	(180)
爷与市民社会·····	(181)
烟酒·罪孽·····	(183)
谁“自救”谁·····	(184)
说文化的职业门坎·····	(186)
牙膏皮与西瓜皮·····	(187)
“大恩不报”新说·····	(188)
帐单·世风·沪人·····	(190)
为“不实际”辩护·····	(191)
私学·需求·公平·····	(193)
书号·特权·剪径贼·····	(194)

你的选择是自由的吗·····	(195)
下不了海的·····	(197)
自辱与人辱·····	(198)
茅台·高尔夫·私车·····	(200)
金钱与情谊·····	(201)
浮华包装的代价·····	(203)
美与智·····	(204)
节制电视癖·····	(206)
还学园之纯洁·····	(207)
囚徒困境论四	
加塞与排队·····	(209)
行贿与受贿·····	(210)
托福之类·····	(212)
青年与老年·····	(213)
脑袋与口袋·····	(215)
也谈公款吃喝·····	(216)
“法制文学”的勾当·····	(218)
礼仪之邦的衰落论七	
何为礼仪·····	(219)
仪式语言·····	(220)
掌声的泛滥·····	(222)
合影之位次·····	(224)
立于礼，成于乐·····	(225)
“法制”与“礼制”·····	(227)
师与礼·····	(228)
为商人师·····	(230)
信任结构论四	
说“信”·····	(231)

说货币·····	(232)
说交情·····	(233)
小圈子与大社会·····	(234)
道德与制度·····	(235)
佛祖心中留·····	(237)
让收入货币化·····	(238)
京城官车·····	(240)
假借——假冒的孪生兄弟·····	(242)
从微服私访想到的·····	(243)
严查胜于严惩·····	(245)
男女平等的社会学思考·····	(247)
权利·自由·出路·····	(257)
愿孩子不再挂钥匙·····	(269)
路途损耗·····	(273)
对于婚配失调原因的探讨·····	(275)
会议的功能·····	(279)
莫让电视取代了游戏·····	(282)
孩子的恐惧感与父母的权威·····	(284)
伙伴、环境与孩子的成长·····	(287)
闲暇与游戏·····	(290)
短——文体发展的大趋势·····	(294)
一本讨论代沟的书·····	(296)
读《菊花与刀》·····	(298)
美国大众文化之一瞥·····	(301)
文化·社会·人格·····	(308)
可怜的都市人·····	(311)

读费孝通的《皇权与绅权》	(316)
读《古拉格群岛》	(322)
围棋·文化·边际人	(334)
功利·游戏·求道	(343)
黑白相间的精灵	(350)
一个辉煌时代的挽歌	(355)
体育·智育·游戏	(357)
预测·公平·改革	(366)
艺术，人与动物的区别	(373)
忧郁结成金石之声	(375)
大荒行	(378)
老托谈经	(386)
书·读	(390)
师·友·赛米纳	(394)
“上山下乡运动”给了我什么	(397)
美国社会中的“party”	(401)
美国政治生活管窥	(404)
在大荒读书	(407)
后记	(414)

巨变的半个世纪

——中国十大变迁

在二十世纪走过了一半历程，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我降生了。我与它一道度过了美好的童年，作着金色的梦；与它一道忍饥挨饿，在营养不良中顽强成长；与它一道抽风，发疟疾，虽然“疯劲儿”远逊于同辈中的众多好汉；又与它一道开始了新的求索。在仅有 12 个春秋二十世纪即将化作历史年轮的此刻，蓦然回首，不禁惊异于自己亲身经历的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沧桑巨变。一种庄严的历史感袭上心头，要我写下和思考过去了的一切。

可以捉迷藏的商场

——一条条摩肩擦背的街道

上小学的时候，学校在夏季里要求睡午觉。我的母校实验二小离西单很近，家远的同学要求搭起课桌在教室里午休。几个桀骜不驯的顽童常常偷着跑到西单商场。大人们大概也困倦了，商场中竟空空如也。一阵“手心手背”后我们嘻笑着开始了捉迷藏。当我们向今天的少年人讲述这段真实的“历史事实”时，他们竟以为这是一段“新编天方夜谭”。的确，今天不要说在商场里，就是在西单、王府井、大栅栏的街道上，从早八点到晚九点中任何一个时刻，永远是摩肩擦背。近四十年来，再没有一种变化象人口变化这样实在、直观、影响深远。从数字上看：50 年代 5 亿人，1964 年近 7 亿人，1984 年 10 亿 3 千万人，2000 年时至少 13 亿人。“商场捉迷藏”的时代永远不会有了。中国人必须学会闹中求静，人口爆炸中求生存。

公有制——三十年河东

从1949年始，公有化——这个神圣的理想开始在这块国土上被顽强地推行。为了打下这个江山而牺牲的革命烈士和被分掉土地的地主老财且不要说了，“狗爷”这样的农民白天敲锣打鼓地把土地交了公，晚上却恋恋不舍地跪在自己的土地上；资本家、小业主更是擦干了眼泪，放着鞭炮把企业、店铺归了公。防止阶级敌人复辟变天，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打击资产阶级新生分子——为了捍卫公有制，不知付出了多少精力，不知发动了多少次运动和斗争，不知扭曲了多少人际关系。毕竟，每一寸土地，每一个工厂，以至每一个饭馆、水果摊、理发店都归了公。一时间公有制天经地义。然而仅仅三十年，时代发生了如此巨大的逆转。个体户雨后春笋，租赁制广泛推行，股份制热烈酝酿。50年代的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改造私有制，80年代改革的深刻目标是经济多元化。在这一巨大的起伏中，我们民族承受了多大的代价呀！然而圣战克制不了人的本性。我们民族需要恢复责任心、效率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哪一种制度可以调动它，哪一种制度就能赢得人心。

死了理想主义——向钱看哥儿们

“文化革命”武斗的枪声把30年来盛行的理想主义推上了高峰：为了一个伟大的理想可以牺牲个人利益，可以摒弃个人欲求，直到不惜献出生命去参与一场血肉的搏斗。而“文化革命”的最后一声枪响不仅结束了一场厮杀，也宣告了理想主义的终结。曾经投入了巨大热忱的神圣事业竟是某些权贵间的利益争夺，竟是骗子的把戏；曾经以鲜血捍卫的竟是一个乌托邦。理想主义的根基动摇了，人们感到的是幻灭。今天仍有很多善良的人们怀恋那

个时代的理想主义，以为若不是少数骗子的勾当，理想主义是不会衰微的。他们不曾想到，这样一个贫瘠的土地怎么可以供养得起亿万名圣徒和无数场圣战，芸芸众生的平凡心灵怎么能使一种狂热长久不衰。实用主义抬头了，围绕着利益的“关系学”支配了一切关系，金钱又显示了它的魔力。理想主义再不是支配社会的价值观了。

锁国时代——西方的月亮更圆

鸦片战争后被迫开启的国门随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雄浑声音又关闭了。自立更生曾经是我们的骄傲，海外亲属关系是见不得人的耻辱，“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曾令每个国人深信不疑。意识形态宣扬者还在告诫：世界堕落了，只剩下一面大旗（中国）、一盏明灯（阿尔巴尼亚）。但三十年后国门又打开了，大批官员外出考察，1985年官派留学生近5000人，远远高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托福考试要深夜去报名，紫竹院公园的“外语角”声浪震耳，出国人员购货处熙熙攘攘，美元兑换的黑价高达1:8.5。彩电、冰箱、录音机、霹雳舞、运动装，甚至香烟也要洋的——曾经被嘻笑过的“外国月亮”又圆过了中国月亮。无论在国格人格上往日曾如何屈辱，今天又如何卑怜，开放的后果毕竟无可比拟。而70年代的开放又不同于19世纪中叶，它是我们自己打开的，它说明了中国离不开世界，中国需要世界。

先行的叛逆者——全面的政体改革

改革的声音在1957年就发出了，一代精英为此付出了青春的年华；“文革”以后寂寥的大地上再次燃起人们的希望……今天可以告慰一代代奋斗者的是，他们的很多要求已经无声无息地融入